

京剧《龙凤呈祥》演的是三国时孙刘结亲的故事。《三国志》是史书，已经有影子了；到了小说《三国演义》，故事就成型了。戏曲演绎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有好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了。清代杨柳青“戏出年画”的很多作品都是《龙凤呈祥》的衍生之作，如“东吴招亲”“甘露寺”“龙凤配”“回荆州”等，足见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清代乾隆朝有位著名文学家袁枚，作了首《孙夫人》诗：“刀光如雪洞房秋，信有人间作媚愁。烛影摇红郎半醉，合欢床上梦荆州。”吟咏的就是戏曲演绎的孙刘结亲事。这个戏在民间经年累月地演，世代积累，历久弥新，汇集了许多老百姓的智慧，是很接地气儿的。过去里面的几个折子戏常单演，包括《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芦花荡》，大约在清后期整合成一出大戏，具体时间，已难详考。

《龙凤呈祥》是一出经久不衰的好戏，我们说新春唱大戏，此剧最合适。为什么呢？首先是图个吉利。剧本本就吉庆，戏既热闹，又有喜剧因素，观众看了皆大欢喜。正如剧中人刘备、孙尚香入洞房时所念：“龙凤呈祥非偶然，千里姻缘一线牵。”又如老乔玄所颂：“天上生瑞彩，人间配鸾凰。”何等吉祥如意！

《龙凤呈祥》可称“拴角”大戏，行当齐全，生、旦、净、末、丑全有。看看看什么？就是看角儿。《龙凤呈祥》是最能“拴角”儿的好戏。民国时，马连良的扶风社最常演，但普通戏班演出就不多了。因为这是群戏，阵容不整齐，缺少“四梁八柱”，演出来就没效果。不妨掰着手指算一下行当：

老生：刘备；乔玄；鲁肃；诸葛亮；
武生：赵云；
小生：周瑜；
青衣：孙尚香；
老旦：吴国太；
净：花袭；孙权；张飞；
丑：贾化；乔福。

这里面，能出彩的角色，就超过十个，所以大有看头。过去梨园行在农历年末有演大义务戏的传统。什么叫义务戏呢？简单说就是义演。年关时举办梨园义演，票房收入都拿来救济贫苦同业，是谓善举。因为《龙凤呈祥》可把诸多好角儿安排在一起，名角如林，既叫座，又叫好，故安排这出戏就算是“放大招”了。京剧里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群戏，如《四郎探母》《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但细究起来，行当的齐全就不如《龙凤呈祥》了。因为《探母》没有武生、花脸，《群·借·华》则无旦角。



笔会

龙年漫说吉祥戏《龙凤呈祥》

谷曙光

让刘备在相亲前染发染胡须。这招真管用，吴国太一下子就相中了刘备。别说《三国志》，连《三国演义》都没这细节。如此生动的一幕，文字难表，但戏曲演绎出来，就让人觉得逸趣横生了。

甘露寺“相亲”一折，舞台上形成个小高潮。吴国太、乔玄、孙权、刘备等人都在台上，但各怀心机。吴国太是一本正经地为女儿相看女婿，尽母亲的职责；刘备就像孔雀开屏一样，使出全身解数，尽力展现，希冀老国太能看上自己；孙权则是一心要杀刘备，安排了伏兵，但又忌憚母亲，不敢轻举妄动；乔玄收了贿赂，变着法儿帮刘备说好话……请看，满台人物，“各怀鬼胎”，好复杂、好纠结！刘备在国太面前“表家园”，从汉室宗亲说到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外加赵云，他唱一小段，乔玄就附和夸一通，而孙权则在一旁表现出强烈的不屑，加以讥讽，然后又有老国太站出来管儿子，几个人来往交锋，唇枪舌剑，暗藏机关。这场戏唱腔好听，念白接口严丝合缝，再加上负责插科打诨的“草鸡大王”贾化，自然而然就唱热了剧场，煞是好看，台上台下，欢笑一片。

后面的“洞房”一折也是“风光旖旎”。戏里的刘备很不堪，甚至有点猥琐、滑稽。孙夫人“不爱红装爱武装”，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国志》就那么写了。洞房里排列刀枪，而半生厮杀的刘备，居然不敢进入，一定要让新媳妇撤去刀枪，才敢进去圆房，颇令人开怀一笑。杨柳青年画“龙凤配”的主题亦有多幅表现刘备“洞房见兵”，可知此情节是老百姓特别喜闻乐见的。后来，刘备贪恋美色，缠绵深宫，竟不想走了，还在新太面前下跪求援，真是出尽了洋相。开句玩笑，刘备不爱江山爱美人，彻底“躺平”了。这不正中孙权、周瑜的下怀么？但所有的一切，早被料事如神的诸葛亮料到，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刘备到底要以天下为重，在智囊孔明的“遥控”之下，终于带着新夫人，由赵云保驾，堂而皇之地开溜了！

笔会

历代名家都演过《龙凤呈祥》：马连良饰乔玄，张君秋饰孙尚香，李胜素饰孙尚香、于魁智饰刘备（自左至右）

聊赠一枝春

陈成益

我家门前有几株梅花，孩子急匆匆跑过来，告诉我，梅花开了。我笑笑，知道她不光是在说这几株梅花，还是在说化安山龙虎草堂的梅花。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那里赏梅。

黄宗羲的墓畔有大片的梅花，层层叠叠的，煞是好看。我们去，总是在年末，有时候天气晴好，有时候寒风凛冽，有时候正好遇上飘雪，有时候甚至凄风苦雨，也不管那么多。到了那里，心就静了。有一年，车上正好带着小提琴，她还拉了一会儿琴。这里几乎不会有什么游客，但我们依然年年来。

黄宗羲作为抗清志士，曾“濒于十死”，他写有一篇《怪说》：“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讐者二、三，绝气沙坛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辑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之后，他隐居化安山中龙虎草堂，专事著述，厕身儒林。其生存环境之困苦，见于黄宗羲《山居杂咏》数首，七世孙黄炳屋《年谱》中说“读之横身苦楚，淋漓满纸者也”。选录其二：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不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者多。

谁说山中事胜胜？山中静夜式能憎。老人欬笑寻群鹿，寡妇呻吟吼虎虬。斜月萧条千白发，乱虫围绕一青灯。不知身世今何夕，生死缘来无两层。

读此可知黄宗羲当时的心境，真是一片孤寂。他说“乱仗围绕”，其实是他的父亲黄尊素被赐葬于此，这里也埋葬了他的儿、孙——阿寿、阿迎，他们在他的诗中一再出现，比如《至化安山送寿儿葬》《再入化安山送子妇孙氏葬》《上寿儿墓》《寒食哭寿儿墓》，在《哭女孙阿衍》诗中说：“廿载伤心自寿迎，那堪阿好又凋零……”另有《刻中筑墓杂言》十一首。在迫于形势，有家不能归的几年里，两舍龙虎草堂，成了黄宗羲的存身之所。当然他和此地的渊源，则是来自父亲黄尊素。

黄尊素有一篇《两游刻湖记》，他引曾在此读书的谢迁的说法：“大山之麓，环拱周围，溪流汨汨有声。下通于江，山水所汇，渟而为湖。人以其景物之胜，拟诸剡溪而名之。”黄尊素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两度游览。第一次他到了化安寺，“荒址依然，青草芊芊”，以为剡湖之胜矣”。后来又来了一次，“徘徊其间，遥见樵人度岭，迹之，忽辟一高下原隰，两山夹出，有山家，鸡犬鸣噪从薄”。“余振衣更进，峰峦忽绝，呌出

奇岩，石壁嶙峋插空攫虬踞虎者，未必在赞皇、奇章所品之下”。“又进数武，幽壑盘松，涛声骤起，山鸟鸣其颠，似嘲似傲”。他总结道：“夫四明山二百八十峰，东连句章，西带始宁，南接天台，北包翠谿，中峰最高，上有四六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故号四明洞天。所谓剡湖之山，不过四明北面七十峰之一耳。计此二百八十峰者，峰峰各有其胜。一峰尚待今日，余峰未知更待何日乎！”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余家四明，尚且有待，况于天下名山之乡乎！以此知人之学问未有穷尽。”

现今此地地名是十五岳，刚来这个地方时，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叫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读过黄尊素这篇，才知道是“剡湖吞”的俗称，至少口音相近。黄宗羲《四明山志》有一首《剡湖》诗：

剡湖曾是宋名郛，故老云亡孰讨论？犹喜霜风吹不尽，尚留玉箸在藤门。

诗末有注：有“剡湖古迹”四字，为秘园山人杨珂所书。

我们游览此地，往往也会犯黄尊素一样的错误，一般只是拜拜黄宗羲的墓，在龙虎草堂看看这片梅花，或到复建的化安寺，最多可能在阳明温泉休闲一番。其实这只是否口，向内探索，才有奇遇。黄尊素说“有山家”，是一个被叫作“孙郎埠”的地方，在黄宗羲《吾悔集》中有一首《至孙郎埠山庵》：

轻云和日闰中秋，病起聊从山院游。板屋未名犹待我，鳌峰有记至今留……

孙郎埠这个山村至今尚存，依然是叫这个名字。从公路横岔进去，到一小村，路越走越小，最终只剩古道，一边是“幽壑盘松”的山林，一边是道旁的几户人家。真正居住住的却只有一户老人家在，孙郎埠一号。他家的视野极为开阔，高高盘踞于古道边。到他家，要走过一段石梯，奇特的是，这段石梯凌空，横插于用石块垒砌的房屋道地基础上。往下可到溪边，往上就

是他家，房子只剩下两三间“板屋”。老人家身着中山装，貌状奇古，见我们来，极为热情地招呼我们。问这问那，说起我们从浒山来，他说年轻的时候到过，好像还有亲戚。老人家年近九十，牙齿都快掉光了，但精神很好。去的次数多了，他把我们当作了浒山的亲戚。我们买了石门村的石水碓年糕，给他也捎上两板。临走他执意要给孩子红包，我们当然不会要。他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开，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再往里走，就没有山家了。只有一条古道，一边是溪坎，水声轰轰，一边是古木，云柯参天。大概一里路，就到我们的目的地，化安山双瀑，上边是一道，到了中间，被岩石阻隔，接着分作两段，仿佛有三道水流挂在半空。所以也被叫作掬水、川水，两种写法都有。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山川》载：“化安山在县东南二十里，古之谓剡中，有掬水，宋《会稽志》所谓化安瀑布也，其流悬空而下，有石隔之，分为二道，各十余丈，汇为池，曰喷珠池。瀑布之上有草亭……”

黄宗羲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在《二欠诗》中，他说：“昔往双瀑院，烟火无交涉。”自隐居龙虎草堂后，多次与到访问学的弟子、门人、友人游览双瀑。比如《与邓起西晦木芝连祝三兄观双瀑次韵》：

剡中自古记名山，奇地穷搜双瀑间。萱草溪边香雉逸，明珠影里墨池闲……

诗末注：瀑布下为喷珠池。瀑布飞冲而下，溅起碎玉无数，称为喷珠池，再合适不过。

另一首《何伯兴雨中至龙虎山见赠次韵》：凄风苦雨郭门东，何事烦君入剡中？岁晚梅花方烂漫，老年诗句堕空濛。不知谁启双乌石？亦有横飞两白龙。只算寻山来到此，岂辞一夜寄鹤翁。

诗中小字夹注：东坡《庐山开元寺》诗“飞出两白龙”，言瀑布也，散山亦有双瀑。言语间可以读出黄宗羲的自豪，和对这个双瀑的喜欢。

另有一首《岁尽出龙虎山》：

从表演上看，后面的“跑车”又形成一个高潮。这其实是刘备、赵云带着孙尚香一起逃跑啊。当年梅兰芳常与杨小楼、王凤卿合演。过去老说三个人跑，其实不够确切，刘、赵骑马，而孙是坐车，故还有车夫。中国戏曲讲究虚拟性、写意性。怎么表现孙尚香坐在车里呢？不可能真车上台啊。戏曲的处理是，车夫双手擎着两面杏黄色的旗子，上面画着车轮，孙尚香站在其中，两手扶旗，就表示坐在车上了。

“跑车”简单讲，就是跑圆场，又叫“编辫子”，很形象，意思是赵、刘、孙（孙与车夫如同一体）在舞台上，穿插着交换位置，跑八字形。在“望家乡”的铿锵锣鼓声中，三个人外加车夫，于氍毹上如穿花蛱蝶，快而不慌，绕而不乱，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台下则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四个人想要演出那种疾走如飞、回环往复的美来，非一日之功，难度颇大。请问这里谁最难？答曰：孙尚香。因为旦角是小碎步，跑也得是小碎步，要表现出女性跑起来的那种风摆柳般的美来。刘备、赵云骑马，舞台上呈现则是大步流星，故几个人的节奏感、协调性非常重要。更麻烦的是，孙尚香边跑还要边唱快板，脚下须快似生风，唱腔须圆润稳健，如果弄得乱作一团，气喘吁吁，那就算是“露怯”了。

据梅兰芳回忆，杨小楼的赵云，唱“要学关公过五关”，“学”字用嘎调，得一堂堂好；然后“四击头”的锣鼓中马鞭和枪在一起耍，转身使“蹦子”，面朝里单腿亮相，稳如泰山，又是一个满堂好；再加上几个人“编辫子”的满堂好，交相辉映，就演出了戏的最高潮。

遗憾的是，杨小楼、梅兰芳再好，也只能“翠华想像空山里”，“空劳牵挂”而已。说起《龙凤呈祥》的存世录像，最早也是从“文革”后才有的。张君秋、高盛麟、袁世海、王金璐这辈名伶，已有录像传世。我最难忘的《龙凤呈祥》，是1990年底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开幕时众多名家合作的。那晚有中央台的全程直播，故记忆犹新，诸多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张君秋真的老了，虽然唱一句一个好，但明显力不从心，到了最后几句念白，拙涩吃力，真为他惋惜。“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此之谓欤？王金璐的赵云，起霸真好！杨派大武生，典型犹存。一个意想不到的舞台事故，竟出在老伶工袁世海身上。戏已临近结束，袁的张飞是压台人物，他使出看家本领，生龙活虎，动如脱兔；然而，在念最后一句定场诗时，一低头，还没等到甩甩发，居然搔了头，整个渔夫帽，甩发全掉了，尴尬地露出光头来！剧场哗然，电视机前的我，也惊得目瞪口呆。袁毕竟是老角儿，“处乱不惊”，在韵白声中，突然来了句标准的京片子：“对不起，我勒太！”踱方步从容下场，大幕匆匆拉上！那时已近午夜，但直播竟没有掐断，更无插播广告之说。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焦急地等待。我想彼时全国的观众，很多和我们心情一样。最有趣的是，此时的镜头还切到观众席，给了不少国家领导人的镜头，他们面带笑容，气定神闲，既无人退场，更毫无责怪之意。过了好一会儿，锣鼓响起，大幕重开，张飞二度登场，又是掌声雷动！袁世海删繁就简，演了第二回，该有喝彩的地方仍是满堂好，不愧称轮老手！

据袁世海后来的自述：

辛辛苦苦一茅堂，谁料迁移又不常。膏肓鲤鱼稍数尺，煎盘蟋蟀脚千忙。梅花送我斜阳下，瀑布留人道路旁。满目凄凉风景处，三年赖此不凄凉。

黄宗羲不断在诗中书写双瀑。甚至在《汰存录》自署“双瀑院住持”，在《今水经序》落款：甲辰除夕双瀑院长黄宗羲书。这成了他的名号。其实如今是有公路直达双瀑底下的，但我们更愿意走一走这条古道。因为有亲人一样的老人家在。我也知道这条通往双瀑的路，黄宗羲曾经一样走过，至今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们面对的是一样的景观。

当然不变的还有墓畔的梅花（下图）。黄宗羲曾写有数首《梅花》诗，“尝读梅花多好句”，甚至有一次“七夕梦梅花”，用一首长诗记录了梦境。关于化安山这片梅花的来历，黄宗羲有一篇《梨洲未命》，文中他细细交代后事。主张不用棺槨，只要安放石床，“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人”。他还规定了祭祀的方式，一切从简。最后说：“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五分以至一两并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他还补充道：“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坟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特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若再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于其上，尤妙。”所以前来凭吊的人，只要植梅就好，他爱梅花入骨。黄宗羲的弟子李敏曾亲手栽种神梅

演出结束，观众们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中央领导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领导同志在和演员们握手时，反过来安慰我，都笑着说：“这不赖你，彩条子没掉（彩条子由自己勒），搦头是盔箱的责任，不要紧。”还说：“精神真好！一点儿儿也不像这么大岁数！”这些话说得又温暖又亲切。真没想到，中央领导同志不仅如此爱京剧，而且懂京剧，这么体贴入微地关怀文艺工作者，使我感动不已！

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件事不但成为戏曲史上的“名场面”，更可谓是一桩文艺史上的佳话美谈！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又有热心的网友把许多孙尚香“跑车”的视频剪辑出来，放在一起鉴赏。有个视频标题很有趣，叫《“龙凤呈祥”京剧名家互相飙车哪家强？》。比来比去，居然还是花甲之外的张君秋跑得溜、唱得稳，面不改色，神色自若；相比之下，一些年轻的角儿既跑不起来，唱腔更听出了气短声飘。平心而论，做工不是张派最擅长、最突出的，但和晚辈相比，君秋先生的圆场功明显扎实许多。这里除了脚下稳，手臂也很重要。一个很见功力的细节是，张君秋跑起来，两边的旗子如臂使指，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彩旗摇曳，颇显风姿。后辈演员多难以做到，旗子东倒西歪也有。

前两年，“咪咕视频”曾找到我，作为嘉宾，讲解国家京剧院名家于魁智、李胜素等主演的网络版《龙凤呈祥》。所谓“云大戏过大年”，即春节期间通过网络观看大戏。于、李是当今京剧的黄金搭档。我清晰地记得，1987年首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时，我在爸爸的办公室观看于魁智的表演，那时彩色电视机还不多见，印象深刻。一晃数十年，于魁智都年过花甲了。2021年6月，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举办“甲子之约”，于魁智和几位1961年出生的同龄艺术家联袂演出了《龙凤呈祥》和《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开票没多久，就秒空了。我的一个学生，因没买到票，事后还向我表示遗憾。这很能说明问题，可看出于魁智等一批艺术家，在观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李胜素的气质温婉，适合演梅兰芳派。梅派其实最难演，因为特点是平正中和，“通大路”。换句话说，就像写毛笔字，笔笔中锋，已入化境。表面看，梅派没明显特色，但没特色实即最大的特色，所谓一切皆顺，皆圆。任何时候，李胜素在台上都是款款的，大气的，楚楚动人的。于、李二位是当今颇多戏迷观众心目中的YYDS，真有票房实力，这最难得。但他们之后呢？谁能“接盘”？还有这样的金牌组合么？全国的“青京赛”在停办十年之后，2023年央视开启了新的“青京大会”，这其中当会出现冉冉升起的新星吧！我们期待着。

今天老说“文化自信”，请问自信从何而来？又如何树立？我理解，首先要寻根，通过守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来建立一种普遍的认同，而戏曲是中华民族之“乡愁”。已故著名导演郭宝昌出了本《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在哪儿》，我想《龙凤呈祥》就是京剧里最具代表的“了不起的游戏”。期待朋友们，在新春佳节观看《龙凤呈祥》，因为“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何况，龙年看龙字头的好戏，更是过个彩头，不但应景，而且吉利！

花，他曾有诗：

栽遍梅花十载心，蹉跎不觉到如今。忙归西子湖边屐，来听南雷树上禽。触露衣沾青草湿，负锄手种白云深。千年碑碣传高节，不独孤山处士林。

于是化安山龙虎草堂，就此成了胜迹，吸引一代一代人过来探访、凭吊。日本阳明学学者地主正范有一篇《王阳明遗迹考察别录》，有一节专门访问黄宗羲墓的记录，他感叹道：黄尊素、黄梨洲父子同为明朝义士，但是儿子的墓被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父亲的墓却破败而无人问津。

如今我们访问的墓园，连同梅花，都被保护得很好。

我有一位北方的朋友，每到冬季，都会想念这片梅花，都会问化安山的梅花开了吗。大概十年前的春节，我带着一袋子的梅花，一路高铁，去看她。也算是跟南北朝的陆凯一样，“聊赠一枝春”了。

附记：

2024年2月4日立春草成此文，于次日再访化安山。特意先走古道到孙郎埠一号，山野双瀑景物依旧，但人去屋空，道地长满了野草，大门开着，厨房山墙也倒塌了一片。日历定格在2022年6月6日。有一张老年人优待证，显示老人生于1933年，姓名黄根弟。



戎埃填撰